

三十多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我圆了作家梦、记者梦、诗人梦、录干梦、出书梦……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切皆缘起《邵阳日报》。

打开我珍藏的20本厚厚的剪报本和200多本鲜红的获奖证书,回想起与《邵阳日报》相识相守的时光,心潮澎湃,暖意融融:《邵阳日报》就像一座灯塔,在我迷惘的时候为我导航,在我拼搏的时候助我扬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一个清明铺雪、谷雨见霜的高寒山村。在艰苦清贫的生活环境中,我从小就在心田播下了自尊自强、坚韧不拔的种子,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我以超过分数线26.5分的成绩,成为山村有史以来第一位考上中专的学生。然而机遇与我擦肩而过,我没有被录取。

1989年,由于家境困窘,我痛苦地放弃了高考升学的机会。“你在学校的作文经常被老师传阅,还多次获过奖,试着投投稿吧。只要一心向党,定会报国!”一个寒冷的冬日,饱读诗书的父亲找来几份《邵阳日报》和一些报刊书籍,满怀期待地鼓励我说。

捧着墨香弥漫的《邵阳日报》,我坚毅地拿起了稚嫩的笔,开始做起了“作家梦”。投稿之初,一篇篇习作如泥牛入海。我没有气馁,没有退却,而是翻来覆去地读报纸杂志上的“范文”,夜以继日地写稿、投稿。当我的第一首散文诗在《邵阳日报》副刊发表后,素不相识的林道明编辑不但给我寄来了样报,还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我发挥文艺创作优势,学习新闻写作,为我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天窗”。

仿佛是在黑夜中摸索看到了光明,在沙漠里跋涉遇上了甘泉,我茅塞顿开,热血沸腾,读书和写作成了我劳作之余的全部爱好和追求。1990年,我采写的《山村悄悄醒来》在《邵阳日报》二版头条发表,并在报社与市委组织部联合主办的“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征文活动中荣获三等奖。同年6月,我被聘用为邵阳县

灯塔

张雪珊



岩口镇政府文化专干。在遭受升学无门等多次挫折后,我始终牢记父亲的鼓励和编辑老师的教诲,从未懈怠,从未放弃心中的信仰和梦想。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1992年,时任邵阳县委副书记钟求明、宣传部长杨建新得知我在《邵阳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特意驱车到乡里了解我的情况,不拘一格将我聘用到县委机关报《邵阳报》工作。写稿、发稿条件大为改观,我如鱼得水,激情似火地采访、写作,发稿数量和质量直线上升。特别令我难忘的是,《邵阳日报》《湖南日报》还多次不惜版面报道了我自学成才的长篇通讯,在省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1995年底,我以突出的成绩被省人事厅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接着,1999年、2000年我分获邵阳县、邵阳市“十大杰出青年”奖,被市政府记三等功一次,2000年荣获第十五届“湖南省青年自学成才奖”,2003年4月被任命为县报总编辑。2011年6月,我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后来还被推选为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现已出版新闻、文艺作品选集3部。

在多年的新闻宣传、报刊发

行等工作中,我有缘认识了曾广信、刘雄成等数任报社领导,多次陪同罗础、黄仁发、卢学义、廖小祥、刘成群等资深记者深入基层采访,宣传改革开放,推介先进经验,反映群众心声,弘扬社会新风。三十余年来,我已在《邵阳日报》以及《人民日报》《诗刊》《儿童文学》等各级主流媒体和重点报刊发表新闻、文艺作品6800多篇,先后16年被邵阳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100余篇作品在新华社、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作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征文竞赛及好新闻评比中获奖。此外,我精心指导60余名骨干通讯员在《邵阳日报》等媒体发表大量稿件,此后他们通过招考选拔,进入省、市相关单位工作。为打造文化强市品牌,我和市文联以及《邵阳日报》加强联系,组建“大邵阳诗群”,联络全国2000多名诗人开展同题诗歌创作大赛80余期,先后出刊18期“宝庆风·邵阳诗人作品展”专刊,推介全国各地诗人380余名、刊发诗作1500多首,在文艺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我也要像灯塔一样,用自身的光芒,为那些困境中的人们照亮前行的路。”多年来,我坚持用心用情扶贫帮困,一路播撒希望和梦想的种子。2018年6月,我在一次公益活动中得知石桥街道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孩晓刚从小丧母,她的父亲前不久意外去世,家里还有一个品学兼优的弟弟。我第一时间安慰她坚强面对逆境,并请来律师为她提供法律援助,争取到各项补偿资金11万余元。同时,聘用她到区融媒体中心工作,引导她在《邵阳日报》等新闻媒体发表了数百篇新闻稿件。去年7月,她的弟弟已考入重点本科就读。我还多次帮扶孤儿小思、自闭症患儿兵兵等特殊群体,将《邵阳日报》编辑老师的爱心传承下去,让灯塔之光照亮更加广阔的领域。

(张雪珊,任职于双清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40年同行·我与《邵阳日报》有奖征文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

岁月回眸

忆父亲

邹宗德

甲辰年三月二十日下午,我的父亲邹代祜寿终正寝,享年97岁。

父亲劳动了一辈子。我们多么希望他能好好休息休息,不许父亲出门劳动,可已经将劳动融入血液的父亲就是不听劝阻。母亲甚至责备他这样是给儿女丢脸,父亲也不理会。他总是说,生命必须要劳动。我有一次回家,正值烈日当空的中午时分,父亲要我去玉米地掰包谷。我说现在很热,早晚稍微凉爽的时候去掰好吗?父亲默不作声,自己拿个袋子就要往地里去。我只好乖乖地冒着炎热把玉米摘回家,因为受了暑热,身体不舒服了好几天。我说,您年纪这么大了,一旦摔倒断了骨头是很痛苦的。他说,我摔过无数次了,从没伤过骨头。这一点确实不假,家里人都看到他摔倒过,我也看见过。也怪,“老天爷”对父亲的吹牛竟然给足了面子,至死都没有让他吹破。

父亲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只上过四年学,从小就是家里的主要劳力。20多岁的时候,他从隆回滩头担红纸上贵州去卖,一百斤的担子,一天要走一百里路,来回两三个月,吃的是酸菜杂粮。后因种种原因,父亲来到现在这个地方打了一个漏风漏雨的茅棚。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雪花飘到被子上的情景,刻骨铭心的记忆啊。母亲说,那已经不是最初的茅棚了。为撑起这个家,父亲每天都是半夜过后才就寝,天还没亮就起床了。我们不能想象父母是如何挺过来的……

父亲总是为别人着想,

给别人打工,他只吃半饱,生怕多吃了别人的粮食。父亲懂草药,凡跌打损伤、蛇伤、头痛等,远近乡邻都来找父亲医治,父亲从不收费。有次,我恰好在家。一位病人从二十公里外的地方来到我家,他生了一身红色的疮,到许多医院治疗不见好转,故前来求医。我很少在家,只知道父亲治疗跌打损伤和蛇伤,不知道父亲还能治疗丹毒之类的病。我想支走病人,怕父亲背上“非法行医”的罪名。这时,父亲在楼上说话了:“这种病我治好60多个了。”

父亲在时,我们常常嫌父亲唠叨,但父亲对孩子的爱却是深入骨髓的。父亲管干的是重活,可吃的是红薯芋洋野菜之类。我们两兄弟小的时候,父母总要从大米含量极低的红薯米饭中给我们分出两碗白米饭来。晚上,他每次起床后,总要给我们把被角掖一下,以免漏风,真是体贴入微。他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要送我们读书,因为他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大姐读到初中,因一些原因回了家。二姐小学毕业后,因一些原因无法上初中。父亲于是去学校找校长说说话,让她多读了一年小学。他后来常和我说,你读书不算什么,如果你二姐有读书的机会,要比你强多了。我读书的时候,确实十分幸运,恰逢政策放宽,可以上高中了。后来还可以上大学了,于是父亲要我去复习。我怕考不上,有些犹豫。父亲说,去读书多交几个朋友也好。我一下子放松了。没有学过心理学的父亲,不知怎么这么理解儿

子的心理呢?我一直想问父亲,却始终不好意思问。父亲走了,我才真正懂得了这就是父爱的力量。弟弟没能考上大学,父亲送他读了三年电大;妹妹没能读高中,父亲送她读了自费中专。我们的学费都是父母喂猪、缝制蓑衣、种植药材、打工挣来的血汗钱。

我们长大了,父亲却老了,可他对我们的爱不减,从未开口向子女要过钱。我们给钱,他总不要。父亲在家里被毒蛇咬伤,也不告诉子女,自己放血清伤口后,由母亲掌着灯到后山采药。等儿女回家时,父亲已经脱离危险。二姐从江西回来服侍他,父亲知道女儿家里事多,故意发脾气,硬是把女儿骂回了家。父亲晚年爱吃零食,我们买东西回家,他都说不买,其实他很喜欢吃,又生怕子女花钱。去年他还要下田插秧,弟弟想把他拉上岸,他还发脾气,整整蒔了一丘田才罢手……

父母上80、90岁的时候都不准办酒请客,我因此遭到很多朋友的责怪。这两年我曾给许多朋友许诺,父亲百岁生日时,一定请大家喝酒。没想到父亲走得这么突然。我们虽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但想到父亲没有遭受长时间的痛苦而辞世,心中便得到了些许慰藉。



昭陵史话

武冈苏氏宗祠话古今

苏敬华



结豪劣的大地主向赞襄抓获苏祠,进行教育警告,勒令其立即停止反革命报复行为,责令他交出一煤桶银元作为罚金。

抗战时期,苏祠是刘布谷(武冈马坪人)、谢锦涛领导的湘桂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的驻地之一。1945年5月中旬,游击队与从回马山战斗中溃败下来的一个日军中队,在石围山区中的癞子岭、长子岭、求雨岭之间对峙。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他们把日军整个中队,全歼在石围山下的仓架冲。而这场战斗的指挥所,就在苏祠。至今,苏祠内还收藏着一把日军指挥刀。

解放战争末期,苏祠是湘中二支队和江南别纵队的活动场所。两队后合二为一,为解放军一一七、一五二师解放武冈城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祠治办了小学、初中、高中,后成为互助组以及人民公社的

办公场所。苏祠见证了新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的全过程,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培养出苏是媚、苏良善、杨文上三名“清北生”和近千名大中专生。

“抗美援朝”时期,该祠男儿踊跃报名,三十余人应征入朝,保家卫国。其中苏书教、苏是伟、苏是玉、苏书配、苏书米等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个个表现英勇。苏书教多次荣立战功,被评为战斗英雄,他还是巍巍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原型之一。

改革开放后,苏祠先后被武冈市政府、邵阳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现正在申报省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苏祠正在努力打造传统民俗与红色旅游景区,已初步建成了东坡文化馆、武冈民俗文化馆等,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漫游湘西南

神秘“仙境”石头冲

向垣洪

石头冲,隐藏在雪峰山之中,散发着令人陶醉的魅力,宛如神秘仙境。这里,生长在险峻石壁上的野茶树,以坚韧不屈的姿态,诉说着生命的奇迹。

走进这片梦幻般的茶山,仿佛踏入了世外桃源。茶树在悬崖峭壁上傲然挺立,它们的根系深入山涧,紧紧抱住岩石,展示着顽强的生命力。翠绿的叶片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芒,宛如大自然镶嵌的翡翠,散发着勃勃生机。

这里,响水洞瀑布如银河般飞泻而下,水花飞溅,水雾氤氲,形成了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画卷。山泉水

宛如流动的水晶,清澈甘甜,纯净无瑕。溪边盛开着五彩缤纷的野花,如锦绣般绚丽多彩。山峰间的云雾如梦似幻,让人仿佛置身仙境之中。

野茶树生长的环境得天独厚,美不胜收。它们置身于群山之间,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森林。这里的空气清新宜人,弥漫着负氧离子的芬芳。小动物们是这片生态乐园中的活跃角色。蜜蜂在花丛中忙碌穿梭,为茶树传播花粉,编织甜蜜。鸟儿在枝头欢歌笑语,它们的歌声给这片宁静的山林增添了欢快的韵律。蝴蝶在茶树间翩翩起舞,它们的美丽身影如梦幻般迷人,为这片景色

增添了绚丽的色彩。枝繁叶茂的大树,宛如绿色的华盖,为茶树遮风挡雨。它们与茶树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此外,这里的土壤肥沃,蕴含着丰富的有机质,为茶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品味着用石头冲山泉水泡出的野茶,仿佛在品味大自然馈赠的仙液琼浆。茶汤清新淡雅,回甘悠长。

让我们珍惜这片大自然的恩赐,保护这片生态的净土,让石头冲的茶韵天香永远流传下去。

(向垣洪,洞口人,深圳某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文艺广角

李晓敏长篇科幻小说《长生碑》出版

王文利

近日,知名作家、邵阳市作协副主席李晓敏(笔名“菜刀姓李”)的长篇科幻小说《长生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李晓敏,邵阳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遍地狼烟》《举报》《代号传奇》等长篇小说,曾获首届全国网络小说创作大赛一等奖、湖南省青年文学

奖等。

长篇科幻小说《长生碑》,是李晓敏继《遍地狼烟》之后,创作计划中“科幻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作品从构思到完成历时5年多,长达43万字。此书的出版,为“文学湘军”的科幻文学领域再添浓墨一笔。

《长生碑》是一部科幻版的“三国演义”,小说以

“长生不老”为主题,以三支文明的历史恩怨为背景,通过人类少年牧戈的奇特经历,讲述了人类文明为了能够延续,突破自我,艰难求存的精彩故事。

本书的出版人,著名编辑家、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新文坦言,《长生碑》是继《三体》之后,最值得期待的长篇科幻小说之一。